

明史

列傳百卅二之四



			五〇七〇	漢書門
一	二	三	四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八	一	五	漢
〇	〇	〇	書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70	
冊數	112	(81)	
函號	281	38	

二百四十四之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明史卷二百四十四

漢書卷一百三十二

總督總督務 經籍總督 保兼李 保和殿 兼皇 部尚書 加六級 張廷 奉

救修

楊漣

左光斗 弟光先

魏大中 子學海

學濂

周朝瑞

袁化中

顧大章 弟大韶

王之宗

楊漣字文瑞 應山人 爲人磊落 負奇節 萬曆三十五年 成進士 除常熟 知縣 舉廉吏 第一 擢戶科 給事中 轉兵 科 給事中 四十八年 神宗 疾不食 且半月 皇太子 未

得見漣借諸給事御史走謁大學士方從哲御史左光斗趣從哲問安從哲曰帝諱疾卽問左右不敢傳漣曰昔文潞公問宋仁宗疾內侍不肯言潞公曰天子起居汝曹不令宰相知將母有他志速下中書行法公誠曰三問不必見亦不必上知第令宮中知廷臣在事自濟公更當宿閣中曰無故事漣曰潞公不訶史志聰此何時尚問故事邪越二日從哲始率廷臣入問及帝疾亟太子尚躊躇宮門外漣光斗遣人語東宮伴讀王安帝疾甚不召太子非帝意當力請入侍嘗藥視膳薄暮始還太子深納之無何神宗崩八月丙午朔光宗嗣位越四日不豫都人喧言鄭貴妃進美姬八人又使中官崔文昇投以利劑帝一晝夜三四十起而是時貴妃據乾清宮與帝所寵李選侍相結貴妃爲選侍請皇后封選侍亦請封貴妃爲皇太后帝外家王郭二戚哢徧謁朝士泣愬宮禁危狀謂帝疾必不起文昇藥故也非誤也鄭李交甚固包藏禍心廷臣聞其語憂甚而帝果趣禮部封貴妃爲皇太后漣光斗乃倡言於朝共詰責鄭養性令貴妃移宮貴妃卽移慈寧漣遂劾崔文昇用藥無狀請推問之且曰外廷流言謂陛下興居無節侍御盡惑必文昇藉口以掩其用藥之奸文昇之黨煽布以

杜外廷之口既損聖躬又虧聖德罪不容死至貴妃封號尤乖典常尊以嫡母若大行皇后何尊以生母若本生太后何請亟寢前命疏上越三日丁卯帝召見大臣并及漣且宣錦衣官校衆謂漣疏忤旨必廷杖囑從哲爲解從哲勸漣引罪漣抗聲曰死卽死耳漣何罪及入帝溫言久之數日漣語外廷母信流言遂逐文昇停封太后命再召大臣皆及漣漣自以小臣預顧命感激誓以死報九月乙亥朔昧爽帝崩廷臣趨入諸大臣周嘉謨張問達李汝華等慮皇長子無嫡母生母勢孤子甚欲共託之李選侍漣曰天子寧可託婦人且選侍昨於

先帝召對羣臣時強上入復推之出是豈可託幼主者請亟見儲皇卽呼萬歲擁出乾清暫居慈慶語未畢大學士方從哲劉一燝韓爌至漣趣諸大臣共趨乾清宮閣人持挺不容入漣大罵奴才皇帝召我等今已晏駕若曹不聽入欲何爲閣人却乃入臨羣臣呼萬歲請於初六日登極而奉駕至文華殿受羣臣高呼駕甫至中宮內豎從寢閣出大呼拉少主何往主年少畏人有攬衣欲奪還者漣格而訶之曰殿下羣臣之主四海九州莫非臣子復畏何人乃擁至文華殿禮畢奉駕入慈慶宮當是時李選侍居乾清一燝奏曰殿下暫居此俟選

侍出宮訖乃歸乾清宮羣臣遂退議登極期語紛紛未
定有請改初三者有請於卽日午時者漣曰今海宇清
晏內無嫡庶之嫌父死之謂何含斂未畢袞冕臨朝非
禮也或言登極則人心安漣曰安與不安不在登極早
暮處之得宜卽朝委裘何害議定山山過文華殿太僕少
卿徐養量御史左光斗至責漣悞入事唾其面曰事脫
不濟汝死肉足食乎漣爲竦然乃與光斗從周嘉謨於
朝房言選侍無恩德必不可同居明日嘉謨光斗各上
疏請選侍移宮初四日得俞旨而選侍聽李進忠計必
欲皇長子同居惡光斗疏中武氏語議召皇長子加光
斗重譴漣遇內監於麟趾門內監備言狀漣正色曰殿
下在東宮爲太子今則爲皇帝選侍安得召且上已十
六歲他日卽不奈選侍何若曹直身何地怒目視之其
人退給事中惠世揚御史張潑入東宮門駭相告曰選
侍欲垂簾處光斗汝等何得晏然漣曰無之出皇極門
九卿科道議上公疏未決初五日傳聞欲緩移宮期漣
及諸大臣畢集慈慶宮門外漣語從哲趣之從哲曰遲
亦無害漣曰昨以皇長子就太子宮猶可明日爲天子
乃反居太子宮以避宮人乎卽兩宮聖母如在夫死亦
當從子選侍何人敢欺藐如此時中官往來如織或言

選侍亦顧命中人漣斥之曰諸臣受顧命於先帝先帝自欲先顧其子何嘗先顧其嬖媵訶選侍於九廟前質之若曹豈食李家祿者能殺我則已否則今日不移死不去一燬嘉謨助之詞色俱厲聲徹御前皇長子使使宣諭乃退復抗疏言選侍陽託保護之名陰圖專擅之實宮必不可不移臣言之在今日毀下行之在今日諸大臣贊決之亦惟今日其日選侍遂移宮居仁壽殿明日庚辰熹宗卽位自光宗崩至是凡六日漣與一燬嘉謨定宮府危疑言官惟光斗助之餘悉聽漣指漣鬚髮盡白帝亦數稱忠臣未幾遷兵科都給事中御史馮三元等極詆熊廷弼漣疏論其事獨持平旋劾兵部尚書黃嘉善八大罪嘉善罷去當選侍之移宮也漣卽言於諸大臣曰選侍不移宮非所以尊天子既移宮又當有以安選侍是在諸公調護無使中官取快私讐旣而諸奄果爲流言御史賈繼春遂上書內閣謂不當於新君御極之初首勸主上以違忤先帝逼逐庶母表裏交搆羅織不休俾先帝玉體未寒遂不能保一姬女蓋是時選侍宮奴劉遜劉朝田詔等以盜寶繫獄詞連選侍父諸奄計無所出則妄言選侍投繯皇八妹入井以熒惑朝士繼春藉其言首發難於是光斗上疏述移宮事而

帝降諭言選侍氣毆聖母及要挾傳封皇后與卽日欲垂簾聽政語又言今奉養李氏於噦鸞宮尊敬不敢怠大學士從哲封還上諭帝復降諭言選侍過惡而自白噦養優厚俾廷臣知未幾噦鸞宮災帝諭內閣言選侍暨皇八妹無恙而是時裕事中周朝瑞詣繼春生寧繼春與相詆譏乃復上書內閣有伶仃之皇八妹入井誰憐孀寡之未亡人雉經矣訴語朝瑞與辨駁者再漣恐繼春說遂滋亦上敬述移宮始末疏且言選侍自裁皇八妹入井蜚語何自臣竊敢無言臣寧使今日忤選侍無寧使移宮不連不幸而成女后獨覽文書稱制垂簾之事帝優詔褒漣志安社稷復降諭備述宮掖情事繼春及其黨益忌漣詆漣結土安圖封拜漣不勝憤冬十二月抗章乞去卽出城候命帝復褒其忠直而許之歸夫啟元年春繼春按江西還抵家見帝諸諭乃具疏陳上書之實帝切責罷其官漣繼春先後去移宮論始息天啟二年起漣禮科都給事中旋擢太常少卿明年冬拜左僉都御史又明年春進左副都御史而是時魏忠賢已用事羣小附之憚衆正盈朝不敢大肆漣益與趙南星左光斗魏大中輩激揚諷議務植善類抑檢邪忠賢及其黨銜次骨遂與汪文言獄將羅織諸人事雖獲

解然正人勢日危其年六月漣遂抗疏劾忠賢列其二
十四大罪言高皇帝定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祇供掖
廷洒掃違者法無赦聖明在御乃有肆無忌憚濁亂朝
常如東廠太監魏忠賢者敢列其罪狀爲陛下言之忠
賢本市井無賴中年淨身夤入內地初猶謬爲小忠小
信以倖恩繼乃敢爲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制以擬旨專
責閣臣自忠賢擅權多出傳奉或徑自內批壞祖宗二
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劉一燝周嘉謨顧命大臣也忠
賢令孫杰論去急於翦已之忌不容陛下不改父之臣
大罪二先帝賓天實有隱恨孫慎行鄒元標以公義發
憤忠賢悉排去之顧於黨護選侍之沈灌曲意綢繆終
加蟒玉親亂賊而讐忠義大罪三王紀鍾羽正先年功
在國本及紀爲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爲司空清修如鶴
忠賢構黨斥逐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
四國家最重無如故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首推之孫
慎行盛以弘更爲他辭以錮其出豈真欲門生宰相乎
大罪五爵人於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皆用
陪推致一時名賢不安其位顛倒銓政掉弄機權大罪
六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熊德陽江秉
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暘等抗論稍忤立行貶黜屢經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四 死節 十一
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天子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調
大罪七然猶曰外廷臣子也去歲南郊之日傳聞宮中
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已驕橫
託言急病置之死地是陛下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
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姪傳封中外方爲慶幸忠賢
惡其不附已矯旨勒令自盡是陛下不能保其妃嬪矣
大罪九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乃忽焉告
殞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是陛下且不能保
其子矣大罪十先帝青宮四十年所與護持孤危者惟
王安耳卽陛下倉卒受命擁衛防維安亦不可謂無勞
忠賢以私忿矯旨殺於南苑是不但仇王安而實敢仇
先帝之老奴况其他內臣無罪而擅殺擅逐者又不知
幾千百也大罪十一今日獎賞明日祠額要挾無窮王
言屢褻近又於河間毀人居屋起建牌坊鏤鳳雕龍于
雲插漢又不止塋地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今日廕
中書明日廕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敕之館目不
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魏希孔及其甥傅應星
等濫襲恩廕褻越朝常大罪十三用立枷之法戚畹家
人駢首畢命意欲誣陷國戚動搖中宮若非閣臣力持
言官糾正椒房之戚又興大獄矣大罪十四良鄉生員

章士魁坐爭煤窰託言開礦而致之死假令盜長陵一
抔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爲馬忠賢煤可爲礦大罪十
五王思敬等牧地細事責在有司忠賢乃幽置檻阱恣
意榜掠視士命如草菅大罪十六給事中周士樸執糾
織監忠賢竟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專銓除言官不敢
司封駁大罪十七北鎮撫劉倫不肯殺人媚人忠賢以
不善鍛鍊遂致削籍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
之律令不敢不遵大罪十八給事中魏大中遵旨莅任
忽傳旨詰責及大中回奏臺省交章又再褻王言毋論
玩言官於股掌而熒煌天語朝夕紛更大罪十九東廠
之設原以緝奸自忠賢受事日以快私讐行傾陷爲事
縱野子傅應星陳君恭傅繼教輩投匭設阱片語稍違
駕帖立下勢必與同文館獄而後已大罪二十邊警未
息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事前奸細韓宗功潛入長安
實主忠賢司房之邸事露始去假今天不悔禍宗功事
或未知丸廟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祖制不蓄內
兵原有深意忠賢與奸相沈淮創立內操藪匿奸宄安
知無大盜刺客爲敵國窺伺者潛入其中一旦變生肘
腋可爲深慮大罪二十二忠賢進香涿州警蹕傳乎清
塵墊道人以爲大駕出幸及其歸也改駕四馬羽幢青

蓋夾護環遮儼然乘輿矣其間入幕効謀叩馬獻策者
實繁有徒忠賢此時自視爲何如人哉大罪二十二夫
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走馬御前陛下射殺
其馬貸以不死忠賢不自伏罪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
夕隄防介介不釋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至
不可收拾奈何養虎兇於肘腋間乎此又寸衢忠賢不
足盡其事者大罪二十四凡此逆跡昭然在人耳目乃
內廷畏禍而不敢言外廷結舌而莫敢奏聞或奸狀敗
露則又有奉聖夫人爲之彌縫甚至無耻之徒攀附枝
葉依託門牆更相表裏迭爲呼應積威所劫致掖廷之
中但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內亦但知有忠賢
不知有陛下卽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一切政務必星
夜馳請待其旣旋詔旨始下天顏咫尺忽慢至此陛下
之威靈尚尊於忠賢否邪陛下春秋鼎盛生殺予奪豈
不可以自主何爲受制么曆小醜令中外大小惴惴莫
必其命伏乞大奮雷霆集文武勲戚敕刑部嚴訊以正
國法并出奉聖夫人於外用消隱憂臣死且不朽忠賢
初聞疏懼甚其黨王體乾及客氏力爲保持遂令魏廣
微調旨切責漣先是漣疏就欲早朝面奏值次日免朝
恐再宿機洩遂於會極門上之忠賢乃得爲計漣愈憤

擬對仗復劾之忠賢訶知過帝不御朝者三日及帝出羣闡數百人衷甲夾陛立敕左班官不得奏事漣乃止自是忠賢日謀殺漣至十月吏部尚書趙南星既逐廷推代者漣注籍不與忠賢矯旨責漣大不敬無人臣禮偕吏部侍郎陳于廷僉都御史左光斗竝削籍忠賢恨不已再興汪文言獄將羅織殺漣五年其黨大理丞徐大化劾漣光斗黨同伐異招權納賄命逮文言下獄鞫之許顯純嚴鞫文言使引漣納熊廷弼賄文言仰天大呼曰世豈有貪贓楊大洪哉至死不承大洪者漣別字也顯純乃自爲獄詞坐漣贓二萬遂逮漣士民數萬人擁道攀號所歷村市悉焚香建醮祈祐漣生還比下詔獄顯純酷法拷訊體無完膚其年七月遂於夜中斃之年五十四漣素貧產入官不及千金母妻止宿譙樓二子至乞食以養徵贓令急鄉人競出貲助之下至賣菜傭亦爲輸助其節義感人如此崇禎初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諡忠烈官其一子

左光斗字遺直桐城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除中書舍人選授御史巡視中城捕治吏部豪惡吏獲假印七十餘假官一百餘人輦下震悚出理屯田言北人不知求利一年而地荒二年而民徙三年而地與民盡矣今欲

使旱不爲災，澇不爲害，惟有興水利一法。因條上三因：十四議曰：因天之時，因地之利，因人之情。曰：議濬川、議疏渠、議引流、議設壩、議建閘、議設陂、議相地、議築塘、議招徠、議擇人、議擇將、議兵屯、議力田、設科、議富民、拜爵。其法犁然具備，詔悉允行。水利大興，北人始知藝稻。鄒元標嘗曰：三十年前，都人不知稻草何物，今所在皆稻。種水田利也。閩人劉朝稱東宮令旨，索戚畹廢莊，光斗不啟封還之，曰：尺土皆殿下有，今日安敢私受。閩人憤而去。光宗崩，李選侍據乾清宮，迫皇長子封皇后，光斗上言：內廷有乾清宮，猶外廷有皇極殿，惟天子御天，得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他妃嬪，雖以次進御，不得恒居。非但避嫌，亦以別尊卑也。選侍旣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尊居正宮，而殿下乃退處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名分謂何？選侍事先皇，無脫簪戒旦之德於殿，下無拊摩養育之恩。此其人豈可以託聖躬者？且殿下春秋十六齡矣，內輔以忠直，老成外輔以公孤，卿貳何慮乏人？尚須乳哺而襁負之哉？况睿哲初開，正宜不見可欲，何必託於婦人女子之手？及今不早斷決，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氏之禍再見於今，將來有不忍言者。時選侍欲專大權，廷臣箋奏，令先進乾清，然後進。

慈慶得光斗牋大怒將加嚴譴數遣使宣召光斗光斗曰我天子法官也非天子召不赴若輩何爲者選侍益怒邀熹宗至乾清議之熹宗不肯往使使其牋視之心以爲善趣擇日移宮光斗乃免當是時宮府危疑人情危懼光斗與楊漣協心建議排闥奴扶冲主宸極獲正兩人力爲多由是朝野竝稱爲楊左未幾御史賈繼春上書內閣言帝不當薄待庶母光斗聞之卽上言先帝宴駕大臣從乾清宮奉皇上出居慈慶宮臣等以爲不宜避選侍故臣於初二日具慎守典禮肅清宮禁一疏宮中震怒禍幾不測賴皇上保全發臣疏於內閣初五日閣臣具揭再催奉旨移宮至初六日皇上登極駕還乾清宮禁肅然內外寧謐夫皇上旣當還宮則選侍之當移其理明白易曉惟是移宮以後自宜存大體捐小過若復株連蔓引使宮闈不安卽於國體有損乞立誅盜寶宮奴劉遜等而盡寬其餘帝乃宣諭百官備述選侍凌虐聖母諸狀及召見又言朕與選侍有仇繼春用是得罪去時廷臣議改元或議削泰昌弗紀或議去萬曆四十八年卽以今年爲泰昌或議以明年爲泰昌後年爲天啟光斗力排其說請從今年八月以前爲萬曆以後爲泰昌議遂定孫如游由中旨入閣抗疏請斥

之出督畿輔學政力杜請寄識鑑如神天啟初廷議起
用熊廷弼罪言官魏應嘉等光斗獨抗疏爭之言廷弼
才優而量不宏昔以守遼則有餘今以復遼則不足已
而廷弼竟敗三年秋疏請召還文震孟滿朝薦毛士龍
徐大相等并乞召繼春及范濟世濟世亦論移宮事與
光斗異者疏上不納其年擢大理丞進少卿明年二月
拜左僉都御史是時韓爌趙南星高攀龍楊漣鄭三俊
李邦華魏大中諸人咸居要地光斗與相得務爲危言
覈論甄別流品正人咸賴之而忌者浸不能容光斗與
給事中阮大鍼同里招之入京會吏科都給事中缺當
遷者首周士樸次大鍼次大中次大鍼邀中旨勒士樸不
遷以爲已地趙南星惡之欲例轉大鍼大鍼疑光斗發
其謀恨甚熊明遇徐良彥皆欲得僉都御史而南星引
光斗爲之兩人亦恨光斗江西人又以他故銜大中遂
共嗾給事中傅櫬劾光斗大中與汪文言比而爲奸光
斗疏辨且詆櫬結束厥理刑傅繼教爲昆弟櫬恚再疏
訐光斗光斗乞罷事得解楊漣劾魏忠賢光斗與其謀
又與攀龍共發崔呈秀贓私忠賢暨其黨咸怒及忠賢
逐南星攀龍大中次將及漣光斗光斗憤甚草奏劾忠
賢及魏廣微三十二斬罪擬十一月上之先遣妻

子南還忠賢訶知先二日假會推事與漣俱削籍羣小恨不已復搆文言獄入光斗名遣使往逮父老子弟擁馬首號哭聲震原野緹騎亦爲雪涕至則下詔獄酷訊許顯純誣以受楊鎬熊廷弼賄漣等初不承已而恐以不承爲酷刑所斃冀下法司得少緩死爲後圖諸人俱自誣服光斗坐贓二萬忠賢乃矯旨仍令顯純五日一追比不下法司諸人始悔失計容城孫奇逢者節俠士也與定興鹿正以光斗有德於畿輔倡議贖金諸生爭應之得金數千謀代輸緩其獄而光斗與漣已同日爲獄卒所斃時五年七月三十有六日也年五十一光斗既死贓猶未竟忠賢令撫按嚴追繫其羣從十四人長兄光霽坐累死母以哭子死都御史周應秋猶以所司承追不力疏趣之由是諸人家族盡破及忠賢定三朝要典移宮一案以漣光斗爲罪魁議開棺僇屍有解之者乃免忠賢既誅贈光斗右都御史錄其一子已再贈太子少保福王時追謚忠毅弟光先由鄉舉官御史巡按浙江任滿既出境許都反東陽光先聞變疾返討平之福王既立馬士英薦阮大鍼光先爭不可後大鍼得志逮光先亂亟道阻光先間行走徽嶺緹騎索不得乃止

魏大中字孔時嘉善人自爲諸生讀書砥行從高攀龍受業家酷貧意豁如也舉於鄉家人易新衣冠怒而毀之第萬曆四十四年進士官行人數奉使秋毫無所擾天啟元年擢工科給事中楊鎬李如楨旣論大辟以僉都御史王德完言大學士韓爌遽擬旨減死大中憤抗疏力爭詆德完晚節不振盡喪典型語并侵爌帝爲詰責大中而德完恚甚言曩不舉李三才爲大中所怒兩人互詆訐疏屢上爌亦引咎辭位御史周宗建徐揚先張捷徐景濂溫臯謨給事中朱欽相右德完交章論大中久而後定明年偕同官周朝瑞等兩疏劾大學士沈瀛語侵魏進忠客氏及議紅丸事力請誅方從哲崔文昇李可灼且追論鄭國泰傾害東宮罪持議峻切大爲邪黨所仄目太常少卿王紹徽素與東林爲難營求巡撫大中惡其人特疏請斥紹徽紹徽卒自引去再遷禮科左給事中是時恤典冒濫每大臣卒其子弟夤緣要路以請無不如志大中素疾之一切裁以典制四年遷吏科都給事中大中居官不以家自隨二蒼頭給爨而已入朝則鍵其戶寂無一人有外吏以苞苴至舉發之自是無敢及大中門者吏部尚書趙南星知其賢事多咨訪朝士不能得南星意率怨大中而是時觝排東林

者多屏廢方恨南星輩次骨東林中又各以地分左右
大中嘗駁蘇松巡撫王象恒恤典山東人居言路者咸
怒及駁浙江巡撫劉一焜江西人亦大怒給事中章允
儒江西人也性尤伎嗾其同官傅櫬假汪文言發難文
言者歛人初爲縣吏智巧任術負俠氣于玉立遣入京
刺事輸貲爲監生用計破齊楚浙三黨察東宮伴讀王
安賢而知書傾心結納與談當世流品光熹之際外廷
倚劉一焜而安居中以次行諸善政文言交關力爲多
魏忠賢旣殺安府丞邵輔忠遂劾文言褫其監生旣出
都復逮下吏得末減益游公卿間輿馬嘗填溢戶外大
學士葉向高用爲內閣中書大中及韓爌趙南星楊漣
左光斗與往來頗有迹會給事中阮大鍼與光斗大中
有隙遂與允儒定計囑櫬劾文言并劾大中貌陋心險
色取行違與光斗等交通文言肆爲奸利疏入忠賢大
喜立下文言詔獄大中時方遷吏科上疏力辨詔許履
任御史袁化中給事中甄淑等相繼爲大中光斗辨大
學士葉向高以舉用文言亦引罪求罷獄方急御史黃
尊素語鎮撫劉僑曰文言無足惜不可使搢紳禍由此
起僑領之獄辭無所連文言廷杖褫職牽及者獲免大
中乃遵旨履任明日鴻臚報名面恩忠賢忽矯旨責大

中互許未竣不得赴新任故事鴻臚報名狀無批諭有
者舉朝駭愕槩亦言中旨不宜旁出大中乃復視事未
幾楊漣疏劾忠賢大中亦率同官上言從古君側之奸
非遂能禍人國也有忠臣不惜其身以告之君而其君
不悟乃至於不可救今忠賢擅威福結黨與首殺王安
以樹威於內繼逐劉一燝周嘉謨王紀以樹威於外近
且斃三戚畹家人以樹威於三宮深結保姆客氏伺陛
下起居廣布傳應星陳居恭傅繼教輩通朝中聲息人
怨於下天怒於上故漣不惜粉身碎首爲陛下力陳今
忠賢種種罪狀陛下悉引爲親裁代之任咎恐忠賢所
以得濫旨卽出忠賢手而漣之疏陛下且未及省覽也
陛下貴爲天子致三宮列嬪盡寄性命於忠賢客氏能
不寒心陛下謂宮禁嚴密外廷安知枚乘有言欲人弗
知莫若弗爲未有爲其事而他人不知者又謂左右屏
而聖躬將孤立夫陛下一身大小臣工所擁衛何藉於
忠賢若忠賢客氏一日不去恐禁廷左右悉忠賢客氏
之人非陛下之人陛下真孤立於上耳忠賢得疏大怒
矯旨切讓尚未有以罪也大學士魏廣微結納忠賢表
裏爲奸大中每欲糾之會孟冬時享廣微偃蹇後至大
中遂抗疏劾之廣微愠益與忠賢合忠賢勢益張以廷

臣交攻陽示歛戢且曲從諸所奏請而陰伺其隙迨吏部推謝應祥巡撫出西廣微遂嗾所親陳九疇劾大中出應祥門推舉不公貶三秩出之外盡逐諸正人吏部尚書趙南星等天下大權一歸於忠賢明年逆黨梁夢環復劾文言再下詔獄鎮撫許顯純自削牘以上南星漣光斗大中及李若星毛士龍袁化中繆昌期鄒維璉鄧漢盧化鰲錢士晉夏之令王之案徐良彥熊明遇周朝瑞黃龍光顧大章李三才惠世揚施天德黃正賓輩無所不牽引而以漣光斗大中化中朝瑞大章爲受楊鎬熊廷弼賄大中坐三十梟旨俱逮下詔獄鄉人聞大中逮去號泣送者數十人比入鎮撫司顯純酷刑拷訊血肉狼籍其年七月獄卒受指與漣光斗同夕斃之故遲數日始報大中屍潰敗至不可識莊烈帝嗣位忠賢被誅廣微櫬九疇夢環竝麗逆案大中贈太常卿諡忠節錄其一子長子學伊字子敬爲諸生好學工文有至性大中被逮學伊號慟欲隨行大中日父子俱碎無爲也乃微服間行刺探起居旣抵都邏卒四布變姓名匿旅舍晝伏夜出稱貸以完父贓賊未竟而大中斃學伊慟幾絕扶觀歸晨夕號泣遂病家人以漿進輒麾去曰詔獄中誰半夜進一漿者竟號泣死崇禎初有司以狀

聞詔旌爲孝子次子學濂有盛名舉崇禎十六年進士擢庶吉士明年李自成逼京師與同官吳爾壘慷慨有所論建大學士范景文以聞莊烈帝特召見兩人將任用之無何京師陷不能死受賊戶部司務職隕其家聲旣而自慚賦絕命詞二章縊死去帝殉社稷時四十日矣文言之再下詔獄也顯純迫令引漣等文言備受五毒不承顯純乃手作文言供狀文言垂死張目大呼曰爾莫妄書異時吾當與面質顯純遂卽日斃之漣大中等逮至無可質者賊懸坐而已諸所誣趙南星繆昌期輩亦竝令撫按追贓衣冠之禍由此徧天下始熊廷弼論死入帝以孫承宗請有詔待以不死刑部尚書喬允升等遂欲因朝審寬其罪大中力持不可及忠賢殺大中乃坐以納廷弼賄云

周朝瑞字思永臨清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光宗嗣位擢吏科給事中疏請收錄先朝遺直俄陳慎初三要曰信仁賢廣德澤遠邪佞因請留上供金花銀以佐軍興詞多忤中貴中貴皆惡之激帝怒貶秩調外時列諫垣甫四日也未出都而熹宗立詔復故官疏請容納直言又陳七選諸弊日講將舉進君臣交警之規帝竝褒納賈繼春之請安李選侍也朝瑞力駁之與

繼春往復者數四天啟元年再遷禮科左給事中時遼
事方棘朝瑞請於閣臣中推通曉兵事者二人專司其
事而以職方郎一人專理機宜給事中二人專主封駁
帝可之雄縣知縣王納諫爲閹人所誣中旨鐫秩給事
中毛士龍以糾駁閹人爲府丞邵輔忠所陷中旨除名
朝瑞竝抗疏論列十二月辛巳日上有一物覆壓忽大
風揚沙天盡赤都人駭愕所司不以聞朝瑞謂帝修省
而嚴敕內外臣工二鬪爭悞國更詰責所司不奏報之
罪帝納之時帝踐祚歲餘未嘗親政權多旁落朝瑞請
帝躬覽萬幾帝降一言政委閣臣祖宗舊制不可紊然
其時政權故不在閣也明年二月廣寧夫詔停經筵
講朝瑞等上言此果出聖意輔臣當引義爭如輔臣阿
中涓意則其過滋大且主上冲齡志意未定獨賴朝講
不輟諸臣得一覲天顏共白指鹿之奸今當朝已漸傳
免倘併講筵廢之九閣旣隔無謁見時司馬門之報格
不入呂大防之貶不及知國家大事去矣會禮部亦以
爲言乃命日講如故已偕諸給事御史惠世揚左光斗
等極論大學士沈淮結中官練兵爲肘腋之賊淮疏辨
朝瑞等盡發其賄交魏進忠盧受劉朝客氏而未復侵
其私人邵輔忠徐大化語過激奪疏首世揚俸大化嘗

承要人指力攻熊廷弼朝瑞惡之無何王化貞棄廣寧
逃大化又請立誅廷弼朝瑞以廷弼才可用請令帶罪
守山海疏四上竝抑不行大化遂力詆朝瑞朝瑞憤亦
醜詆大化所司爲兩解之朝瑞方擢太僕少卿而大化
爲魏忠賢腹心必欲殺朝瑞竄其名汪文言獄中與楊
漣等五人竝逮下鎮撫獄坐妄議移宮及受廷弼賄萬
金五日再訊榜掠備至竟斃之獄崇禎初贈大理卿子
一子官福王時諡忠毅

袁化中字民諧武定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歷知內黃
涇陽有善政泰昌元年擢御史時熹宗冲齡踐阼上無
母后宮府危疑化中上疏劾輔臣方從哲報聞天啓元
年二月疏陳時事可憂者八曰宮禁漸弛曰言路漸輕
曰法紀漸替曰賄賂漸章曰邊疆漸壞曰職掌漸失曰
宦官漸盛曰人心漸離語皆剴切出按宣大以憂歸服
除起掌河南道楊漣劾魏忠賢化中亦率同官上疏曰
忠賢障日蔽月逞威作福視大臣如奴隸斥言官若孤
雛殺內廷外廷如草菅朝野共危神人胥憤特陛下未
之知故忠賢猶有畏心今漣已侃詞入告矣陛下念潛
邸微勞或貸忠賢以不死而忠賢實自懼一死懼死之
念深將挺而走險騎虎難下臣恐其橫逞之毒不在摺

紳而卽在陛下陛下試思深宮之內可使多疑多懼之人日侍左右而不爲防制哉疏入忠賢大恨錦衣陳居恭者忠賢爪牙也爲漣所論及亦攻忠賢自解化中特疏劾之落其職毛文龍獻俘十二人而稚兒童女居其八化中力請釋之因言文龍敘功之濫忠賢素庇文龍益不悅崔呈秀按淮揚賊私復籍回道考覈化中據實上之崔呈秀大恨會謝應祥延推被訐化中與其事呈秀遂嗾忠賢貶化中秩調之外已竄入汪文言獄詞中逮下詔獄呈秀命許顯純坐以爲熊廷弼賄六十酷刑拷掠於獄中斃之崇禎初贈太僕卿官其一子福王時追諡忠愍

顧大章字伯欽常熟人父雲程南京太常卿大章與弟大韶孿生子也大章舉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授泉州推官乞改常州教授父喪除值朝中朋黨角立正士日摧大章慨然曰昔賈彪不入顧厨之日卒西行以解其難余向與東林疏可以彪自况也乃入都補國子博士與朝士通往來陰察其交關宵蔡清流賴之稍遷刑部主事以奉使歸還朝天啟已改元進員外郎尚書王紀令署山東司事司轄輦轂最難任自遼陽失五城及京營巡捕日以邏奸細爲事稍有蹤迹率論死絕無左驗者

二百餘人所司莫敢讞多徙官去囚未死者僅四之一
大章言於紀曰以一身易五十人命且甘之矧一官乎
卽日會讞繫三人餘悉移大理釋放紀大嗟服佟卜年
之獄紀用大章言擬流卜年未上而紀斥侍郎楊東明
署事欲寘之大辟大章力爭卒擬流忤旨詰責竟論卜
年辟瘐死獄中魏忠賢欲借劉一燾株累劉一燾大章
力辨其非忠賢大恨卜年一燾事具紀一燾傳中熊廷
弼王化貞之下吏也法司諸屬二十八人共讞多有議
寬廷弼者大章因援議能議勞例言化貞宜誅廷弼宜
論戍然二人卒坐死大章亦遷兵部去無異議也會王
紀劾罷徐大化又疏刺客氏其黨疑紀疏出大章手恨
之大化令所親御史楊維垣訐大章妄倡八議鬻大獄
大章疏辨維垣四疏力攻言納廷弼賄四萬且列其鬻
獄數事反覆詆訐不休大章危甚賴座主葉向高保持
之下所司驗問都御史孫瑋等白其誣帝以大章瀆辨
稍奪其俸大章遂引歸五年起官歷禮部郎中陝西副
使大化已起大理丞與維垣爲忠賢鷹犬因假汪文言
獄連及大章逮下鎮撫拷掠坐贓四萬及楊漣等五人
旣死羣小聚謀謂諸人潛斃於獄無以厭人心宜付法
司定罪明詔天下乃移大章刑部獄由是漣等慘死狀

外人始聞比對簿大章詞氣不撓刑部尚書李養正等
一如鎮撫原詞以移宮事牽合封疆坐六人大辟爰書
既上忠賢大喜矯詔布告四方仍移大章鎮撫大章慨
然曰吾安可再入此獄呼酒與大韶訣趣和藥飲之不
死投繯而卒崇禎初贈太僕卿官其一子福正時追諡
裕愍初大章等被逮祕獄中忽生黃芝光彩遠映及六
人畢入適成六瓣或以爲祥大章嘆曰芝瑞物也而辱
於此吾輩其有幸乎已而果然大韶字仲恭老於諸生
通經史百家及內典於詩禮儀禮周官之所發明他辨
駁者復數萬言嘗以爲宋元以來述者之事備學者但
當誦而不述將死始繕所箋詩禮莊子曰炳燭齋隨筆
云

王之案字心一朝邑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除清苑知
縣遷刑部主事四十三年五月初四日酉刻有不知姓
名男子持棗木挺入慈慶宮門擊傷守門內侍李鑑至
前殿檐下爲內侍韓本用等所執付東華門守衛指揮
朱雄等收之慈慶宮者皇太子所居宮也明日皇太子
奏聞帝命法司按問巡皇城御史劉廷元鞫奏犯名張
差薊州人止稱吃齋討封語無倫次按其迹若涉瘋癲
稽其貌實係黠猾請下法司嚴訊時東宮雖久定帝待

之薄中外疑鄭貴妃與其弟國泰謀危太子顧未得事
端而方從哲輩亦頗關通戚畹以自固差被執舉朝驚
駭廷元以瘋癲奏刑部山東司郎中胡士相偕員外郎
趙會楨勞永嘉共訊一如廷元指言差積柴草爲人所
燒氣憤發癲於四月內訴寃入京遇不知名男子二人
給令執梃作寃狀乃由東華門入直至慈慶宮門按律
當斬加等立決藁定未上山東司主治京師事署印侍
郎張問達以屬之而士相永嘉與廷元皆浙人士相又
廷元姻也瘋癲具獄之寃心疑其非是月十一日之寃
值提牢散飯獄中未至差私語其實初言告狀復言掠
死罷已無用之寃令置飯差前吐實與飯否則餓死靡
左右出留二吏扶問之始言小名張五兒有馬三舅李
外父令隨不知姓名一老公說事成與汝地幾畝比至
京入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飯我云汝先衝一遭遇
人輒打死死了我們救汝畀我棗木棍導我由後宰門
直至宮門上擊門者墮地老公多遂被執之寃備揭其
語因問達以聞且言差不癲不狂有心有膽乞縛兇犯
於文華殿前朝審或救九卿科道三法司會問疏入未
下大理丞王士昌行人司正陸大受戶部主事張庭給
事中姚永濟等連上疏趣之而大受疏有好戚二字帝

惡之與之寀疏俱不報廷元復請速檢諸疏下法司訊
斷御史過庭訓言禍生肘腋宜亟翦亦俱不報庭訓遂
移文薊州蹤跡之知州戚延齡具言其致癩始末言貴
妃遣瑞建佛寺瑞置陶造甃居民多鬻薪獲利者差賣
田質薪往市於瑞士人忌之焚其薪差訟於瑞爲所責
不勝憤持挺欲告御狀於是原問諸臣據爲口實矣二
十一日刑部會十三司司官胡士相陸夢龍鄒紹光曾
曰唯趙會禎勞永嘉王之寀吳養源曾之可柯文羅光
鼎曾道唯劉繼禮吳孟登岳駿聲唐嗣美馬德灃朱瑞
鳳等再審差供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不知姓
名老公乃修鐵瓦殿之龐保不知街道宅子乃住朝外
大宅之劉成二人令我打上宮門打得小爺喫有著有
小爺者內監所稱皇太子者也又言有姊夫孔道同謀
凡五人於是刑部行薊州道提馬三道等疏請法司提
龐保劉成對鞫而給事中何士晉與從哲等亦俱以爲
言帝乃諭究主使會法司擬罪是日刑部據薊州回文
以上已復諭嚴刑鞫審速正典刑時中外籍籍語多侵
國泰國泰出揭自白士晉復疏攻國泰語具士晉傳先
是百戶王曰乾上變言奸人孔學等爲巫蠱將不利於
皇太子詞已連劉成成與保皆貴妃宮中內侍也至是

復涉成帝心動諭貴妃善爲計貴妃窘乞哀皇太子自
明無它帝亦數慰諭俾太子白之廷臣太子亦以事連
貴妃大懼乃緣帝及貴妃意期速結二十八日帝親御
慈寧宮皇太子侍御座右三皇孫鴈行立左階下召大
學士方從哲吳道南暨文武諸臣入責以離間父子諭
令磔張差龐保劉成無他及因執太子手曰此兒極孝
我極愛惜旣又手約太子體諭曰自襁褓養成丈夫使
我有別意何不早更置且福王已之國去此數千里自
非宣召能翼而至乎因命內侍引三皇孫至石級上令
諸臣熟視曰朕諸孫長成更何說顧問皇太子有何
語與諸臣悉言無隱皇太子具言瘋癲之人宜速決毋
株連又責諸臣云我父子何等親愛而外廷議論紛如
爾等爲無君之臣使我爲不孝之子帝又謂諸臣曰爾
等聽皇太子語否復連聲重申之諸臣跪聽叩頭出遂
命法司決差明日磔於市又明日司禮監會廷臣鞠保
成於文華門時已無左証保成展轉不承會太子傳諭
輕擬廷臣乃散去越十餘日刑部議流馬三道李守才
孔道帝從之而龐保成於內廷其事遂止當是時帝不
見羣臣二十有五年矣以之案發保成事特一出以釋
羣臣疑且調劑貴妃太子念其事似有跡故不遽罪之

案也四十五年京察給事中徐紹吉御史韓浚周拾遺
劾之案貪遂削其籍天啟初廷臣多爲之訟寃召復故
官二年二月上復讐疏曰禮君父之讐不共戴天齊襄
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曩李選侍氣毆聖母陛下再
三播告中外停其貴妃之封聖母在天之靈必有心安
而目瞑者此復讐一大義也乃先帝一生遭逢多難彌
留之際飲恨以崩試問李可灼之誤用藥引進者誰崔
文昇之故用藥主使者誰恐方從哲之罪不在可灼文
昇下此先帝大讐未復者一也張差持梃犯宮安危止
在呼吸此乾坤何等時乃劉廷元曲蓋奸謀以瘋癲且
獄矣胡士相等改注口語以賣薪成招矣其後復讐差
供同謀舉事內外設伏多人守才三道亦供結黨連謀
而士相輩悉抹去之當時有內應有外援一夫作難九
廟震驚何物兇徒敢肆行不道乃爾緣外戚鄭國泰私
結劉廷元劉光復姚宗文輩珠玉金錢充滿其室言官
結舌莫敢誰何遂無復顧憚睥睨神器耳國泰雖死罪
不容誅法當開棺戮屍夷其族赭其宮而至今猶未議
及此先帝大讐未復者二也總之用藥之術卽梃擊之
謀擊不中而促之藥是文昇之藥慘於張差之梃也張
差之前從無張差劉成之後豈乏劉成臣見陛下之孤

立於上矣又言郎中胡士相等主瘋癲者也堂官張問
達調停瘋癲者也寺臣王士昌疏忠而心佞評無隻字
訟多溢詞堂官張問達語轉而意圓先允瘋癲後寬奸
宄勞永嘉岳駿聲等同惡相濟張差招有三十六頭兒
則胡士相閣筆招有東邊一起幹事則岳駿聲言波及
無辜招有紅封票高真入則勞永嘉言不及究紅封教
今高一奎見監薊州係鎮朔衛人蓋高一奎主持紅封
教者也馬三道管給紅票者也龐保劉成供給紅封教
多人撒棍者也諸奸增減會審公單大逆不道疏入帝
不問而先主瘋癲者恨次骨未幾之案遷尚寶少卿踰
年遷太僕少卿尋轉本寺卿廷元及岳駿聲曾道唯以
之案侵已先後疏辨之案亦連疏力折并發諸人前議
差獄時分金紅廟中及居間主名甚悉事雖不行諸人
益疾之四年秋拜刑部右侍郎明年二月魏忠賢勢大
張其黨楊維垣首翻挺擊之案力詆之案坐除名俄入
之汪文言獄中下撫按提問岳駿聲復許之且言其逼
取鄭國泰二萬金有詔追治及修三朝要典其挺擊事
以之案爲罪首府尹劉志選復重劾之遂逮下詔獄坐
贓八千之案竟歿死崇禎初復官賜卹自挺擊之議起
而紅丸移宮二事繼之兩黨是非爭勝禍患相尋迄明

亡而後已

贊曰國之將亡也先自戕其善類而水旱盜賊乘之故禍亂之端士君子恒先被其毒異哉明之所稱三案者舉朝士大夫喋喋不去口而元惡大憝因用以剪除善類卒致楊左諸人身填牢戶與東漢季年若蹈一轍國不得亡乎

卷二百四十四終

明史卷二百四十五

列傳第一百二十三

總裁寫理事務 經筵講官保兼太子太保保殿大學士兼管吏部尚書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周起元

繆昌期

周順昌

子茂蘭 朱祖文 顏佩章等

周宗建

蔣英

黃尊素

李應昇

萬燦

丁乾學等

周起元字仲先海澄人萬曆二十八年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歷知浮梁南昌以廉惠稱行取入都注湖廣道御史方候命值京察御史劉國縉疑鄭繼芳假書出起

元及李邦華李炳恭徐縉芳徐良彥手遂目爲五鬼繼
芳且入之疏中起元憤上章自明居二年御史命始下
會太僕少卿徐兆魁以攻東林爲御史錢春所劾起元
亦疏劾之奸人劉世學者誠意伯劉蓋臣從祖也疏詆
顧憲成起元憤力斥其謬蓋臣遂訐起元益詆憲成起
元再疏極論其同官翟鳳翀余懋衡徐良彥魏雲中李
邦華王時熙潘之祥亦交章論列且下令捕世學世學
遂遁去吏部侍郎方從哲由中旨起官起元力言不可
并刺給事中元詩教周永春吏部侍郎李養正郭士望
等吏部尚書趙煥出雲中時熙於外起元劾其背旨擅
權坐停俸煥去鄭繼之代又出之祥及張鍵起元亦抗
疏糾駁因言張光房等五人不當擯之部曹與黨人牴
牾忌者益衆尋巡按陝西風采甚著卒以東林故出爲
廣西參議分守右江道柳州大饑羣盜蠶起起元單騎
招劇賊而振恤饑民甚至移四川副使未上會遼陽破
廷議通州重地宜設監司乃命起元以參政蒞之天啟
三年入爲太僕少卿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蘇松十府
公廉愛民絲粟無所取遇大水百方拯卹民忘其困織
造中官李實素貪橫妄增定額恣誅求蘇州同知楊姜
署府事實惡其不屈摭他事劾之起元至卽爲姜辨寃

且上去蠹七事語多侵實實欲姜行屬吏禮再疏誣逮
之起元再疏雪姜更切直魏忠賢庇實取嚴旨責起元
令速上姜貪劣狀起元益頌姜廉謹詆實誣毀因引罪
乞罷忠賢大怒矯旨斥姜爲民起元復劾實貪恣不法
數事而爲姜求寬實以此斂威而忠賢遂銜起元不置
分守參政朱童蒙者先爲兵科都給事中以攻鄒元標
講學外遷失志狂暴每行道輒鞭撲數十人血肉狼籍
起元欲糾之童蒙遂稱病去起元乃列其貪虐狀以聞
忠賢遂矯旨削起元籍擢童蒙京卿六年二月忠賢欲
殺高攀龍周順昌繆昌期黃尊素李應昇周宗建六人
取實空印疏令其黨李永貞李朝欽誣起元爲巡撫時

乾沒帑金十餘萬日與攀龍輩往來講學因行居間矯
旨逮起元至則順昌等已斃獄中許顯純酷拷掠竟如
實疏懸贖十萬罄貲不足親故多破其家九月斃之獄
中吳士民及其鄉人無不垂涕者莊烈帝嗣位贈兵部
右侍郎官一子福王時追諡忠惠

繆昌期字當時江陰人爲諸生有盛名舉萬曆四十一
年進士改庶吉士年五十有二矣有同年生忌之揚言
爲干玉立所薦自是有東林之目張差挺擊事劉廷元
倡言瘋癲劉光復和之疏詆發訐者謂不當詫之爲奇

貨居之爲元功昌期憤語朝士曰奸徒狙擊青宮此何等事乃以瘋癲二字庇天下亂臣賊子以奇貨元功四字沒天下忠臣義士哉廷元輩聞其語深疾之給事中劉文炳劾大學士吳道南遂陰詆昌期時方授檢討又炳再疏顯攻昌期卽移疾去旣而京察廷元輩復思中之學士劉一燝力持乃免天啟元年還朝一燝以次輔當國其冬首輔葉向高至小人間一燝於向高謂欲沮其來向高不悅會給事中孫杰承魏忠賢指劾一燝及周嘉謨忠賢遽傳旨允放昌期急詣向高力言二人顧命重臣不可輕逐內傳不可奉向高拂然曰上所傳何敢不奉昌期曰公三朝老臣始至之日以去就力爭必可得也若一傳而放兩大臣異日天子手滑不復可止矣向高默然昌期因備言一燝質直無他腸向高意少解會顧大章亦爲向高言之一燝乃得善去兩人故向高門下士也昌期尋遷左贊善進諭德楊漣劾忠賢疏上昌期適過向高向高曰楊君此疏太率易其人於上前時有匡正鳥飛入宮上乘梯手攬之其人挽衣不得上有小璫賜緋者此曰此非汝分雖賜不得衣也其強直如此是疏行安得此小心謹慎之人在上左右昌期愕然曰誰爲此言以誤公可斬也向高色變昌期徐起

去語聞於漣漣怒向高亦內慙密具揭請帝允忠賢辭
忠賢大慍會有言漣疏乃昌期代草者忠賢遂深怒不
可解及向高去韓爌秉政忠賢逐趙南星高攀龍魏大
中及漣光斗曠皆具揭懇留忠賢及其黨謂昌期實左
右之而昌期於諸人去國率送之郊外執手太息由是
忠賢益恨昌期知勢不可留具疏乞假遂落職閒住五
年春以汪文言獄詞連及削職提問忠賢恨不置明年
二月復於他疏責昌期已削籍猶冠蓋延賓令緹騎逮
問踰月復入之李實疏中下詔獄昌期慷慨對簿詞氣
不撓竟坐贓三千五毒備至四月晦斃於獄莊烈帝卽
位贈詹事兼侍讀學士錄其一子詔并子諡而是時姚
希孟以詞臣持物論雅不善左光斗周宗建力尼之遂
并昌期及周起元李應昇黃尊素周朝瑞袁化中顧大
章皆不獲諡福王時始諡文貞

周順昌字景文吳縣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福州推
官捕治稅監高案爪牙不少貸案激民變劫辱巡撫袁
一驥質其二子并質副使呂純如或議以順昌代順昌
不可純如以此銜順昌擢吏部稽勲主事天啟中歷文
選員外郎署選事力杜請寄抑僥倖清操皦然乞假歸
順昌爲人剛方貞介疾惡如讐巡撫周起元忤魏忠賢

削籍順昌爲文送之指斥無所諱魏大中
被逮道吳門順昌出餞與同卧起者三日許以女聘大中孫旂尉屢趣行順昌瞋目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耶歸語忠賢我故吏部郎周順昌也因戟手呼忠賢名罵不絕口旂尉歸以告忠賢御史倪文煥者忠賢義子也誣劾同官夏之令致之死順昌嘗語人他日倪御史當償夏御史命文煥大恚遂承忠賢指劾順昌與罪人婚且誣以贓賄忠賢卽矯旨削奪先所忤副使呂純如順昌同郡人以京卿家居被前恨數譖於織造中官李實及巡撫毛一鷺已實追論周起元遂誣順昌請囑有所乾沒與起元等竝逮順昌好爲德於鄉有冤抑及郡中大利害輒爲所司陳說以故士民德順昌甚及聞逮者至衆咸憤怒號冤者塞道至開讀日不期而集者數萬人咸執香爲周吏部乞命諸生文震亨楊廷樞王節劉羽翰等前謁一鷺及巡按御史徐吉請以民情上聞旂尉厲聲罵曰東廠逮人鼠輩敢爾大呼囚安在手擲銀鐙於地聲琅然衆益憤曰始吾以爲天子命乃東廠耶蠶擁大呼勢如山崩旂尉東西竄衆縱橫毆擊斃一人餘負重傷踰垣走一鷺吉不能語知府寇慎知縣陳文瑞素得民曲爲解諭衆始散順昌乃自詣吏又三日北行一

鷺飛章告變東廠刺事者言吳人盡反謀斷水道劫漕舟忠賢大懼已而一鷺言縛得倡亂者顏佩韋馬傑沈揚楊念如周文元等亂已定忠賢乃安然自是緹騎不出國門矣順昌至京師下詔獄許顯純鍛鍊坐贓三千五日一酷掠每掠治必大罵忠賢顯純椎落其齒自起問曰復能罵魏上公否順昌嚙血唾其面罵益厲遂於夜中潛斃之時六年六月十有七日也明年莊烈帝卽位文煥伏誅實下吏一鷺吉坐建忠賢祠純如坐頌璫竝麗逆案順昌贈太常卿官其一子給事中瞿式耜訟諸臣冤稱順昌及楊漣魏大中清忠尤著詔諡忠介長子茂蘭字子佩刺血書疏請闕愬冤詔以所贈官推及其祖父茂蘭更上疏請給三世誥命建祠賜額帝悉報可且命先後慘死諸臣咸視此例茂蘭好學砥行不就廕敘國變後隱居不出以壽終諸生朱祖文者都督先之孫當順昌被逮間行詣都爲納餽粥湯藥及徵贓令急奔走稱貸諸公間順昌櫬歸祖文哀慟發病死佩韋等皆市人文元則順昌輿隸也論大辟臨刑五人延頸就刃語寇愼曰公好官知我等好義非亂也監司張孝流涕而斬之吳人感其義合葬之虎邱傍題曰五人之墓其地卽一鷺所建忠賢普惠祠址也

周宗建字季侯吳江人尚書用曾孫也萬曆四十一年
進士除武康知縣調繁仁和有異政入爲御史天啓元
年爲顧存仁王世貞陶望齡顧憲成請諡追論萬曆朝
小人歷數錢夢阜康丕揚元詩教趙興邦亂政罪并詆
李三才王圖時遼事方棘上疏責備輔臣無何瀋陽破
宗建責當事大臣益急因請破格用人召還熊廷弼已
論兵部尚書崔景榮不當信奸人劉保輔臣劉一燝不
當抑言路因刺右通政林材光祿卿李本固材本固移
疾去魏大中劾王德完庇楊鎬李如楨宗建爲德完力
攻大中其持論數與東林左會是歲冬奉聖夫人客氏
旣出宮復入宗建首抗疏極諫中言天子成言有同兒
戲法宮禁地僅類民家聖朝舉動有乖內外防閑盡廢
此輩一切隆恩便思踰分狎溺無紀漸成驕恣覺孽日
萌後患難杜王聖朱娥陸合萱之覆轍可爲殷鑒忤旨
詰責清議由此重之明年廣寧失廷臣多庇王化貞欲
甚熊廷弼罪宗建不平爲劄兩人罪案頗右廷弼諸庇
化貞者乃深疾宗建京師久旱五月雨雹宗建謂陰盛
陽衰之徵歷陳四事一專譏大學士沈漼一請寬建言
廢黜諸臣一言廷弼已有定案不當因此羅織朝士陰
刺兵部尚書張鶴鳴給事中郭鞏一則專攻魏進忠畧

言近日政事外廷嘖嘖咸謂奧窔之中莫可測識論旨
之下有物憑焉如魏進忠者日不識一丁而陛下假之
嘖笑口與相親一切用人行政墮於其說東西易向而
不知邪正顛倒而不覺况內廷之借端與外廷之投合
互相扶同離間之漸將起於蠅營讒搆之釁必生於長
舌其爲隱禍可勝言哉進忠者魏忠賢故名也時方結
客氏爲對食廷臣多陰附之其勢漸熾見宗建疏銜次
骨未發也鄒元標建首善書院宗建實司其事元標罷
宗建乞與俱罷不從巡視光祿與給事中羅尚忠力別
奸弊節省爲多尋請核上供器物中官怒取旨詰責宗
建等再疏力持中人滋不悅給事中郭鞏者先以劾廷
弼被謫廷弼敗復官遂深結進忠知進忠最惡宗建乃
疏詆廷弼因詆朝廷之薦廷弼者而宗建與焉其鋒銳
甚南京御史涂世業和之詆宗建誤廷弼且誤封疆宗
建憤疏駁世業語侵鞏抉其結納忠賢事鞏亦憤上疏
數千言詆宗建益力并及劉一燝鄒元標周嘉謨楊漣
周朝瑞毛士龍方震孺江秉謙熊德陽輩數十人悉指
爲廷弼逆黨宗建益憤抗疏力駁其謬且曰李維翰楊
鎬袁應泰王化貞皆壞封疆之人也元詩教力主催戰
趙興邦賄賣邊臣皆誤封疆之人也其他薦維翰薦鎬

薦應泰化貞者亦誤封疆之人也鞏胡不一擊之而獨苛求廷弼且詆薦廷弼者爲逆黨哉當是時忠賢勢益盛宗建慮內外合謀其禍將大三年二月遂抗疏直攻忠賢畧言臣於去歲指名劾奏進忠無一日忘臣於是乘私人郭鞏入都嗾以傾臣并傾諸異己者鞏乃泐爲新幽大幽之說把持察典編廷臣數十人姓名爲一冊思一網中之又爲匿名書羅織五十餘人投之道左給事中則劉弘化爲首次及周朝瑞熊德陽輩若而人御史則方震孺爲首次及江秉謙輩若而人而臣亦其中一人也旣欲羅諸臣以快報復之私更欲獨中臣以釋進忠之恨是察典不出於朝廷乃鞏及進忠之察典也幸直道在人鞏說不行始別借廷弼欲一奔陷之鞏又因臣論及王安笑臣有何瓜葛陛下亦知安之所以死乎身首異處肉飽烏鳶骨投黃犬古今未有之慘也鞏卽心暈進忠何至背公滅理且牽連劉一燝周嘉謨楊漣毛士龍輩謂盡安黨請陛下窮究安死果出何人傾害則此事卽進忠一大罪案鞏之媚進忠卽此可爲証據矣先朝汪直劉瑾雖皆梟獍幸言路清明臣僚隔絕故非久卽敗今權璫報復反借言官以伸言官聲勢反借權璫以重數月以來熊德陽江秉謙侯震暘王紀滿

朝薦斥矣鄒元標馮從吾罷矣文震孟鄭鄮逐矣近日
扼孫慎行盛以弘而絕其揆路摘瓜抱蔓正人重足舉
朝各愛一死無敢明犯其鋒者臣若尚顧微軀不爲入
告將內有進忠爲之指揮旁有客氏爲之羽翼外有劉
朝輩爲典兵示威而又有鞏輩蟻附蠅集內外交通驅
除善類天下事尚忍言哉疏入進忠益怒率劉朝等環
泣帝前乞自髡以激帝怒乃令宗建陳交通實狀將加
重譴宗建回奏益侃直進忠議廷杖之閣臣力爭乃止
奪俸會給事中劉弘化御史方大任等交章助宗建攻
進忠鞏輩復力詆諸人詔下諸疏平議廷臣爲兩解之
乃嚴旨切責奪鞏宗建俸三月是時劉朝典內操遂謀
行邊廷臣微聞之莫敢言宗建曰鞏自謂未嘗通內今
誠能出片紙過朝吾請爲洗交結之名鞏噤不敢發宗
建乃抗疏極諫歷陳三不可九害會朝與進忠有隙事
亦中寢其冬出按湖廣以憂歸五年三月大學士馮銓
銜御史張慎言嘗論已屬其門生曹欽程誣劾而以宗
建爲首并及李應昇黃尊素忠賢遂矯詔削籍下撫按
追贓明年以所司具獄緩遣緹騎逮治俄入之李實疏
中下詔獄毒訊許顯純厲聲罵曰復能詈魏上公一丁
不識乎竟坐納廷弼賄萬三千斃之獄宗建旣死徵贓

益急其所親副使蔣英代之輸亦坐削籍忠賢敗詔贈
宗建太僕寺卿官其一子福王時追諡忠毅蔣英嘉善
人舉進士歷知松溪漳浦宜興天啓時由南京驗封郎
中出爲福建副使遂遭璫禍忠賢敗以故官分巡蘇松
坐事貶秩未行而宜興民變上官以英先治宜興得民
心檄之撫治宜興非英所轄辭不得則單騎往諭懲豪
家僮客數人令亂民自獻其首惡亂遂定宜興故多豪
家修撰陳於泰編修陳於鼎兄弟尤橫遂激民變羣執
兵鼓譟勢洶洶賴英事旋定而周延儒方枋國與陳氏
有連銜英再貶兩秩遂歸鞏遷安人以附忠賢驟遷至
兵部侍郎莊烈帝定逆案削籍論配我

大清拔遷安鞏遁去後詣闕自言拒聘上所撰却聘書
兵部尚書梁廷棟論之下獄坐死巡撫楊嗣昌爲訟冤
得遣戍

黃尊素字真長餘姚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除寧國推
官精敏彊執天啓二年擢御史謁假歸明年冬還朝疏
請召還余懋衡曹於汴劉宗周周洪謨王紀鄒元標馮
從吾而劾尚書趙秉忠侍郎牛應元通政丁啓睿頑鈍
秉忠應元俱引去山東妖賊旣平餘黨復煽巡撫王惟
儉不能撫馭尊素疏論之因言巡撫本內外兼用今盡

用京卿不若敦歷外服者之練習又數陳邊事力詆大將馬世龍忤樞輔孫承宗意時帝在位數年未嘗一日見大臣尊素請復便殿召對故事面決大政否則講筵之暇令大臣面商可否帝不能用四年二月大風揚沙晝晦天鼓鳴如是者十日三月朔京師地震三乾清宮尤甚適帝體違和人情惶懼尊素力陳時政十失末言陛下厭薄言官人懷忌諱遂有剽竊皮毛莫犯中扃者今阿保重於趙嬈禁旅近於唐末蕭牆之憂慘於敵國廷無謀幄邊無折衝當國者昧安危之機誤國者護恥敗之局不於此進賢退不肖而疾剛方正直之士如仇讐陛下獨不爲社稷計乎疏入魏忠賢大怒謀廷杖之韓爌力救乃奪俸一年旣而楊漣劾忠賢被旨譙讓尊素憤抗疏繼之畧言天下有政歸近倖威福旁移而世界清明者乎天下有中外洶洶無不欲食其肉而可置之左右者乎陛下必以爲曲謹可用不知不小曲謹不大無忌必以爲惟吾駕馭不知不可駕馭則不可收拾矣陛下登極以來公卿臺諫纍纍罷歸致在位者無固志不於此稱孤立乃以去一近侍爲孤立耶今忠賢不法狀廷臣已發露無餘陛下若不早斷彼形見勢窮復何顧忌忠賢必不肯收其已縱之韁而淨滌其腸胃忠

賢之私人必不肯回其已往之棹而默消其冰山始猶
與士大夫爲讐繼將以至尊爲注柴柵旣固毒螫誰何
不惟臺諫折之不足卽干戈取之亦難矣忠賢得疏愈
恨萬燦旣廷杖又欲杖御史林汝翥諸言官詣閣爭之
小璫數百人擁入閣中攘臂肆罵諸閣臣俯首不敢語
尊素厲聲曰內閣絲綸地卽司禮非奉詔不敢至若輩
無禮至此乃稍稍散去無何燦以劄重卒尊素上言律
例非叛逆十惡無死法今以披肝瀝胆之忠臣竟殞於
磨牙礪齒之兇豎此輩必欣欣相告吾儕借天子威柄
可鞭笞百僚後世有秉董狐筆繼朱子綱目者書曰某
月某日郎中萬燦以言事廷杖死豈不上累聖德哉進
廷杖之說者必曰祖制不知二正之世王振劉瑾爲之
世祖神宗之朝張璉嚴嵩張居正爲之奸人欲有所逞
憚忠臣義士掣其肘必借廷杖以快其私使人主蒙拒
諫之名已受乘權之實而仁賢且有抱蔓之形於是乎
爲所欲爲莫有顧忌而禍卽移之國家燦今已矣辱士
殺士漸不可開乞復故官破格賜卹俾遺孤得扶襯還
鄉燦死且不朽疏入益忤忠賢意八月河南進玉璽忠
賢欲侈其事命由大明門進行受璽禮百僚表賀尊素
上言昔宋哲宗得璽蔡確等競言祥瑞改年元符宋祚

卒不競本朝弘治時陝西獻玉璽止令取進給賞五金
此祖宗故事宜從事獲中止五年春遣視陝西茶馬甫
出都逆黨曹欽程劾其專擊善類助高攀龍魏大中虐
燄遂削籍尊素嘗諤敢言尤有深識遠慮初入臺鄒元
標實援之卽進規曰都門非講學地徐文貞已議議於
前矣元標不能用楊漣將擊忠賢魏大中以告尊素曰
除君側者必有內援楊公有之乎一不中吾儕無噍類
矣萬燂死尊素諷漣去漣不從卒及於禍大中將劾魏
廣徵尊素曰廣微小人之包羞者也攻之急則挺而走
險矣大中不從廣徵益合於忠賢以興大難是時東林

盈朝自以鄉里分朋黨江西章允儒陳良訓與大中有
隙而大中欲駁尚書南師仲恤典秦人亦多不悅尊素
急言於大中止之最後山西尹同臯潘雲翼欲用其座
主郭尚友爲山西巡撫大中以尚友數問遺朝貴執不
可尊素引杜征南數遺洛中貴要爲言大中卒不可議
用謝應祥難端之作汪文言初下獄忠賢卽欲羅織諸
人已知爲尊素所解恨甚其黨亦以尊素多智慮欲殺
之會吳中訛言尊素欲效楊一清誅劉瑾用李實爲張
永授以秘計忠賢大懼遣刺事者至吳中凡四輩侍郎
烏程沈演家居奏記忠賢曰事有迹矣於是日遣使譙

訶實取其空印白疏入尊素等七人姓名遂被逮使者
至蘇州適城中擊殺逮周順昌旂尉其城外人并擊逮
尊素者逮者失駕帖不敢至尊素聞卽囚服詣吏自投
詔獄許顯純崔應元榜掠備至勒贓二千八百五日一
追比已知獄卒將害已叩首謝君父賦詩一章遂死時
六年閏六月朔日也年四十三崇禎初贈太僕卿任一
子福王時追諡忠端

李應昇字仲達江陰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南康推
官出無辜十九人於死寘大猾數人重辟士民服其公
廉爲之謠曰前林後李清和無比林謂晉江林學會卒
官南京戶部侍郎以清慎者稱者也九江南康間有柯
陳二大族相傳陳友諒苗裔負固強梗嘗拒捕有司議
兵之應昇單騎往諭皆叩頭聽命出所匿罪人一方以
定天啓二年徵授御史謁假歸明年秋還朝時天子闇
弱庶政怠弛應昇上疏曰方今遼土淪沒黔蜀用兵紅
夷之燄未息西部之賞日增逃兵肆掠於畿輔窮民待
盡於催科逗遛習慣大將畏敵而不敢前法紀陵夷驕
兵鼓譟而弗能問在在增官日日會議覆疏衍爲故套
嚴旨等若空言陛下不先振竦精神發皇志氣羣臣孰
肯任怨以破情面之世界者祖宗有早午晚三朝猶時

御便殿咨訪時政願俯納臣言奮然力行天下事尚可為也報聞頃之復陳時政畧曰今天下做壞極矣在君臣奮興而力圖之陛下振紀綱則片紙若靈大臣捐私曲則千里運掌臺諫任糾彈則百司飲冰今動議增官為人營窟紛紜遷徙名實乖張自登萊增巡撫而侵冒百餘萬增招練監軍而侵冒又十餘萬邊關內地將領如蟻剝軍侵饜又不知幾十萬增置總督何補塞垣增置京堂何裨政事樞貳添注矣孰慷慨以行邊司空添注矣孰拮据以儲備大將添注矣祇工媒孽而縱逋逃禮兵司屬添注二三十人矣誰儲邊才而精典禮濫開邊俸捷徑燃灰則吏治日壞白衣攘臂邪人入幕則奸弁充斥臣請斷自聖心一切報罷又言今事下部曹十九寢閣宜重申國典明正將領之罪錦衣旂尉半歸權要宜遣官巡視如京營之制衛官襲職比試不嚴宜申明舊章無使倖進將校蠶食逃軍不招私募乞兒半分其饜宜力為剗懲窮民敲扑號哭滿庭奸吏侵漁福堂安坐宜嚴其法制時不能用俄効南京都御史王永光庇部郎范得志顛倒公論永光尋自引去四年正月疏陳外番內盜及小人三患譏切近習魏忠賢惡之已復疏陳民隱言有十害宜急除五反宜急去帝為戒飭所

司京師一日地震疏請保護聖躬速停內操忠賢領
東廠好用立枷有重三百斤者不數日卽死先後死者
六七十人應昇極言宜罷忠賢大恨應昇知忠賢必禍
國等語疏列其十六罪將上爲兄所知攘其疏毀之快
快而止楊漣劾忠賢得嚴旨應昇憤卽抗疏繼之中言
從來奄人之禍其始莫不有小忠小信以固結主心根
株旣深毒手乃肆今陛下明知其罪曲賜包容彼緩則
圖自全之計急則作走險之謀蕭牆之間能無隱禍故
忠賢一日不去則陛下一日不安臣爲陛下計莫如聽
忠賢引退以全其命爲忠賢計亦莫若早自引決以乞
蓋之恩不然惡稔貫盈他日欲保首領不可得矣又
曰君側不清安用彼相一時寵利有盡千秋青史難欺
不欲爲劉健謝遷者并不能爲東陽倘畫策致歡不幾
與焦芳同傳耶時魏廣微方深結忠賢爲之謀主知應
昇譏已大恨萬燦之死也應昇極言廷杖不可再士氣
不可折譏切忠賢輩甚至已代高攀龍草疏劾崔呈秀
呈秀窘昏夜款門長跪乞哀應昇正色固拒含怒而去
十月朔帝廟享頒曆廣微後至爲魏大中等所糾廣微
恚辨疏詆言者應昇復抗疏論之且曰廣微父允貞爲
言官得罪輔臣以去聲施至今廣微奈何比言官路馬

斥爲此輩夫不與此輩爲伍者必別與一輩爲緣乞陛下戒諭廣微退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窟與言官爲難他日庶可見乃父地下廣微益怒謀之忠賢將鐫秩首輔韓爌力救乃奪祿一年其月趙南星等悉被逐朝事大變明年三月工部主事曹欽程劾應昇護法東林遂削籍忠賢恨未已六年三月假李實劾周起元疏入應昇名遂逮下詔獄酷掠坐贓三千尋於閏六月二日斃之年甫三十四崇禎初贈太僕卿錄一子福王時追諡忠毅

萬燦字闇夫南昌人兵部侍郎恭孫也少好學砥礪名行舉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嘗疏論刑獄干和天啓初元兵事棘工部需才調燦工部營繕主事督治九門垣墉市銅江南皆勤於其職遷虞衡員外郎司鼓鑄時慶陵大工未竣費不貲燦知內府廢銅山積可發以助鑄移牒內官監言之魏忠賢怒不發燦遂具疏以請忠賢益怒假中旨詰責燦旋進屯田郎中督陵務其時忠賢益肆廷臣楊漣等交擊率被嚴旨燦憤抗章極論畧言人主有政權有利權不可委臣下况刑餘寺人哉忠賢性狡而貪賂麤而大口銜天憲手握王爵所好生羽毛所惡成瘡痍廕子弟則一世再世資廝養則

千金萬金毒痛士庶斃百餘人威加搢紳空十數署一切生殺予奪之權盡爲忠賢所竊陛下猶不覺悟乎且忠賢固供事先帝者也陛下之寵忠賢亦以忠賢曾供事先帝也乃於先帝陵工畧不厝念臣嘗屢請銅靳不肯予間過香山碧雲寺見忠賢自營墳墓其規制弘敞擬於陵寢前列生祠又前建佛宇璇題耀日珠網懸星費金錢幾百萬爲己墳墓則如此爲先帝陵寢則如彼可勝誅哉今忠賢已盡竊陛下權致內廷外朝止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尚可一日留左右耶疏入忠賢大怒矯旨廷杖一百斤爲民執政言官論救皆不聽當是時忠賢惡廷臣交章劾已無所發忿思借燥立威乃命羣奄至燥邸揮而毆之比至闕下氣息纔屬杖已絕而復甦羣奄更肆蹴踏越四日卽卒時四年七月七日也忠賢恨猶不置羅織其罪誣以贓賄三百燥廉吏破產乃竣崇禎初贈光祿卿官其一子福王時諡忠貞燥杖死未幾巡城御史福清林汝翥嘗笞內侍曹進傳國興忠賢矯旨杖汝翥如燥汝翥懼逃之遵化自歸於巡撫鄧漢溪以聞卒杖之汝翥起家鄉舉知沛縣徐鴻儒攻沛甚急堅守不下由此擢御史崇禎時仕至浙江副使汝翥雖受杖幸不死而是時丁乾學夏之令吳裕中劉鐸

吳懷賢蘇繼歐張汶諸人皆忤忠賢致死乾學浙江山陰人寄籍京師官檢討天啓四年借給事中郝士膏典試江西發策刺忠賢忠賢怒矯旨鑄三秩復除其名已使人詐爲校尉往逮挫辱之竟憤鬱而卒崇禎初贈侍讀學士之令光山人知攸歛二縣徵授御史嘗疏論邊事力詆毛文龍不足恃忠賢庇文龍傳旨削之令籍閣臣救免及巡皇城內使馮忠等犯法劾治之益爲忠賢所銜崔呈秀亦以事銜之遂屬御史卓邁劾之令黨比熊廷弼有詔削奪頃之御史倪文煥復劾之令計陷文龍幾悞疆事遂逮下詔獄坐贓拷死裕中江夏人爲順德知縣徵授御史大學士丁紹軾陷熊廷弼死裕中有疏詆紹軾忠賢傳旨詰裕中爲廷弼姻戚代之報讐廷杖一百劄重卒崇禎初賜贈廕鐸廬陵人由刑部郎中爲揚州知府憤忠賢亂政作詩書僧扇有陰霾國事非句偵者得之聞於忠賢倪文煥者揚州人也素銜鐸遂嗾忠賢逮治之鐸雅善忠賢子良卿事獲解許還故官良卿從容問鐸曩錦衣往逮索金幾何曰三千金耳良卿令錦衣還之其人怒日夜伺鐸隙言鐸繫獄時與囚方震孺同謀居間遂再下獄會鐸家人有夜醮者參將張體乾誣鐸呪詛忠賢刑部尚書薛貞坐以大辟忠賢

誅貞體乾竝抵罪鐸贈太僕少卿懷賢休寧人由國子監生授內閣中書舍人同官傅應昇者忠賢甥也懷賢遇之無加禮應昇恨之楊漣劾忠賢疏出懷賢書其上曰宜如韓魏公治任守忠故事卽時遣戍又與工部主事吳昌期書有事極必反反正不遠語忠賢偵知之大怒曰何物小吏亦敢謗我遂矯旨下詔獄坐以結納汪文言爲左光斗魏大中鷹犬拷掠死崇禎初贈工部主事繼歐許州人歷知元氏真定柏鄉入爲吏部稽勲主事累遷考功郎中將調文選中旨謂爲楊漣私黨削籍歸時緹騎四出同里副使孫織錦素附忠賢遣人怵繼歐曰逮者至矣繼歐自經死崇禎初贈太常寺卿汶邯鄲人尚書國彥曾孫也由廕叙爲後軍都督府經歷嘗被酒詆忠賢下獄拷掠死亦獲贈恤

贊曰自古閹宦之甘心善類者莫甚於漢唐之季然皆倉卒一時爲自救計耳魏忠賢之殺諸人也揚毒燄以快其私肆無忌憚蓋主荒政糝之餘公道淪亡人心敗壞凶氣參會羣邪翕謀故搢紳之禍烈於前古諸人之受禍也酷矣哉

明史卷二百四十五終

明史卷二百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五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明史卷二百四十六

列傳第一二四三十四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議官保兼李太保保親學士兼管吏部書部尚書畢次經廷五等奉

救修

滿朝薦

江秉謙

侯震暘

倪思輝 王心一

欽相

王允成

李希孔 毛士龍

滿朝薦字震東麻陽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授咸寧知縣有廉能聲稅監梁永縱其下劫諸生橐朝薦捕治之永怒劾其擅刑稅役詔鐫一官大學士沈鯉等論救不聽會巡撫顧其志極論永貪殘狀乃復朝薦官奪俸一歲無何永遣人盡巡按御史余懋衡事覺朝薦捕獲其

明史卷二百四十六

人永懼率衆擐甲入縣庭吏卒早爲備無所掠而去賊
中數夜驚言永反或謂永宜自明永遂下教自白不反
狀然蓄甲者數百而朝薦助懋衡操之急諸惡黨多亡
去朝薦追之渭南頗有所格傷永懼使使繫書髮中入
都訟朝薦劫上供物殺數人投屍河中帝震怒立遣使
逮治時三十五年七月也既至下詔獄榜掠遂長繫中
外論救自大學士朱賡以下百十疏最後四十一年秋
萬壽節將屈用大學士葉向高請乃與王邦才卞孔時
竝釋歸光宗立起南京刑部郎中再遷尚寶卿天啓二
年遼東地盡失海內多故而廷臣方植黨逞浮議朝薦
深慮之疏陳時事十可憂七可怪語極危切尋進太僕
少卿復上疏曰比者風霾曠晦星月晝見太白經天四
月彗六月冰山東地震畿內霍潦天地之變極矣四川
則奢崇明叛貴州則安邦彥叛山東則徐鴻儒亂民人
之變極矣而朝廷政令乃顛倒日甚一乞骸耳周嘉謨
劉一燝顧命之元老以中讒去孫慎行守禮之宗伯以
封典去王紀執法如山之司寇以平反去皆漠不顧惜
獨惓惓於三十疏劾之沈淮卽去而猶加異數焉祖宗
朝有是顛倒乎一建言耳倪思輝朱欽相等之削籍已
重箝口之嗟周朝瑞惠世揚等之拂衣又中一網之計

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邊筭耳西部索百萬之貲邊臣
猶慮其未飽健兒乞錙銖之餉度支尚謂其過奢祖宗
朝有是顛倒乎一棄城耳多年議確之犯或以庇厚而
緩求旬日矜疑之輩反以妬深而苛督祖宗朝有是顛
倒乎一緝奸耳正罪自有常律平反原無濫條遼陽之
禍起於袁應泰之大納降人降人盡占居民婦女故遼
民發憤招敵攻城事發倉卒未聞有何人獻送之說也
廣寧之變起於王化貞之誤信西部取餉金以啖插而
不給卒伍以故人心離散敵兵過河又不聞西部策應
遂至手足無措抱頭鼠竄亦事發倉卒未聞有何人獻
送之說也深求奸細不過爲化貞卸罪地耳王紀不欲
殺人媚人反致削藉祖宗朝有是顛倒乎若夫閣臣之
職在主持清議今章疏有妬才壞政者非惟不斥也輕
則兩可重則竟行其言矣有極奸報國者非惟不納也
輕則見讓重則遞加黜罰矣尤有恨者沈灌賄盧受得
進及受敗又交通跋扈之奄以樹威振墜債裂之禍皆
灌作俑而放流不加他若戚畹豈不當檢何至以閹寺
之讒斃其三僕三宮分有常尊何至以傾國之昵僭逼
母儀此皆顛倒之甚者也顧成於陛下者什之一二成
於當事大臣者十之八九臣誠不忍見神州陸沈所陛

下終覽臣疏與閣部大臣更絃易轍悉軌祖宗舊章臣
卽從逢于於地下猶生之年旣奏魏忠賢激帝怒降旨
切責褫職爲民大學士向高申救甚力帝不納已忠賢
黨撰東林同志錄朝薦與焉竟不復用崇禎二年薦起
故官未上卒

江秉謙字兆豫歙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除鄞縣知縣
用廉能徵擬授御史久不得命以葬親歸光宗立命始
下入臺侃侃言事天啓元年首陳君臣虛已奉公之道
規切甚至戶部尚書李汝華建議興屯請專遣御史三
年課績所墾足抵年例餉銀卽擢京卿秉謙力駁其謬
因言汝華尸素宜亟罷汝華疏辨秉謙再劾之瀋陽旣
失朝士多思熊廷弼而給事中郭鞏獨論廷弼喪師悞
國請并罪閣臣劉一燝秉謙憤力頌廷弼保守危疆功
且曰今廷弼勘覆已明議者猶以一人私情沒天下公
論寧壞朝廷封疆不忘胸中畛域章下廷議會遼陽復
失廷弼旋起經畧鞏坐妄議奪官遂與秉謙爲讐廷弼
旣鎮山海議遣使宣諭朝鮮發兵牽制副使梁之垣請
行廷弼喜請付二十萬金爲軍貲兵部尚書張鶴鳴不
予秉謙抗疏爭鶴鳴怒力詆秉謙朋黨秉謙疏辨帝不
罪鶴鳴旣抑廷弼專底巡撫王化貞朝士多附會之帝

以經撫不和詔廷臣議秉謙言陛下再起廷弼委以重
寄曰疆場事不從中制乃數月以來廷弼不得措手足
呼號日聞辨駁踵至執爲詞者曰經撫不和化貞主戰
廷弼主守耳夫廷弼非專言守謂守定而後可戰也化
貞銳意戰卽戰勝可無事守乎萬一不勝又將何以守
此中利害夫人知之乃一則無言不從一則無策不棄
豈真不明於戰守之說但從化貞廷弼起見耳陛下旣
命廷弼節制三方則三方之進戰退守當一一聽其指
揮乃化貞欲進則使廷弼從之進欲退則使廷弼隨之
退化貞倏進倏退則使廷弼進不知所以戰退不知所
以守是化貞有節制廷弼之權而廷弼未嘗有節制三
方之權也故今日之事非經撫不和乃好惡經撫者不
和非戰守之議論不合乃左右經撫者之議論不合請
專責廷弼實圖戰守末譏首輔葉向高兩可含糊勢必
兩可掣肘安能責成功語極切至後朝議方撤廷弼而
化貞已棄廣寧遁秉謙益憤以職方郎耿如杞附和鶴
鳴力助化貞排廷弼致封疆喪失連疏攻之并援世宗
戮丁汝夔故事乞亟寘鶴鳴於法帝以鶴鳴方行邊不
當輕詆奪秉謙俸半歲如杞不問秉謙復上疏言鶴鳴
一人中樞初不過鹵莽而無遠識旣乃至兇狠而動殺

機明知西部間諜俱虛戰守參差難合乃顧自欺以欺朝廷何處有機會而曰機會可乘何日渡河而曰渡河必勝既欲驅經畧以出關而不肯付經畧以節制既欲置廷弼於廣寧而未嘗移化貞於何地破壞封疆之罪可置弗問哉且化貞先棄地先逃猶曰功罪相半卽此一言縱寸斬鶴鳴不足贖其欺君悞國罪乃猶敢哆口定他人罪案耶當是時大學士沈淮潛結中官劉朝乳媪客氏募兵入禁中與內操給事中惠世揚周朝瑞等十二人再疏力攻秉謙與焉并詆朝及客氏內外胥怨遂假劾鶴鳴疏出秉謙於外無何郭鞏召還交通魏忠賢力沮秉謙是冬皇子生言官被謫者悉召還獨秉謙不與家居四年聞忠賢益亂政憂憤卒居數月忠賢黨御史卓邁追劾秉謙保護廷弼遂削籍崇禎初復官侯震暘字得一嘉定人祖堯封監察御史忤大學士張居正外轉累官至福建右參政有廉直聲震暘舉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行人天啓初擢吏科給事中是時保姆奉聖夫人客氏方擅寵與魏忠賢及大學士沈淮相表裏勢燄張甚旣遣出宮熹宗思念流涕至日旰不御食遂宣諭復入震暘疏言宮闈禁地姦瑯羣小睥睨其側內外鈎連借叢煬竈有不忍言者王聖寵而煽江京

李閏之奸趙燒寵而構曹節皇甫之變么麼里婦何堪
數昵至尊哉不省會遼事棘經畧熊廷弼巡撫王化貞
相牴牾兵部尚書張鶴鳴右化貞議者遂欲移廷弼與
化貞畫地任事震暘逆知其必敗疏言事勢至此陛下
宜遣問經臣果能加意訓練則進止遲速不從中制雖
撤撫臣一以付之無不可者如不然則督其條晰陳奏
以聽吏議撫拾殘局專任化貞此一說也不則移廷弼
密雲而出本兵爲經畧鶴鳴素慷慨自命與其事敗同
罪不若挺身報國此又一說也不則遂以經畧授化貞
擇沈深有謀者代任巡撫以資後勁此又一說也不則
直移廷弼於登萊終其三方布置之策與化貞相犄角
此又一說也若復遷延猶豫必債國事疏上方有旨集
議而

大清兵已破廣寧矣化貞廷弼相率入關門猶數奉溫
旨責以戴罪立功震暘大憤懣再疏言臣言不幸驗矣
爲今日計論法不論情河西未壞以前舉朝所惜者什
七在化貞今不能爲化貞惜也河西旣壞以後舉朝所
寬者什九在廷弼今亦不能爲廷弼寬也策撫臣者謂
宜責令還赴廣寧聯屬西部然而詹庫已竭其能赤手
效包胥乎策經臣者謂宜仍責守關然所謂守者將如

廷弼前議三十萬兵數十萬餉以圖後效乎抑止
殘卒出關外姑示不殺乎凡此無一可者及今不定
臣之律殘疆其奚賴焉其後治失事罪蓋畧如震暘
云已遂劾大學士沈淮結納奉聖夫人及諸中官爲
黨具發其構殺故監王安狀忠賢卽日傳旨謫震暘
震暘辭復上田賦河渠二議以逐臣不當建議再鑄
二級以歸震暘在垣八月章奏凡數十上崇禎初召復
故官震暘已前卒因其子主事峒曾請特贈太常少卿
方震暘之論客氏也給事中祁門倪思輝臨川朱欽相
疏繼之帝大恚竝貶三官大學士劉一燝尚書周嘉謨等
交章論救皆不納御史吳縣王心一言之尤切帝怒
官如之心一同官龍谿馬鳴起復抗疏諫且言客氏六
不可留帝議加重譴用一燝等言奪俸一年先是元年
正月客氏未出宮詔給土田二十頃爲護墳香火費又
詔魏進忠侍衛有功待陵工告竣竝行敘錄心一抗疏
言陛下眷念二人加給土田明示優錄恐東征將士聞
而解體况梓宮未殯先念保姆之香火陵工未成強入
奄侍之勤勞於理爲不順於情爲失宜不報至是與思
輝欽相竝貶廷臣請召還者十餘疏皇子生詔思輝欽
相心一鳴起竝復故官欽相尋擢太僕少卿楊漣旣劾

魏忠賢欽相亦抗疏極論五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討賊楊六蔡三鍾六等有功旋以忤忠賢除名思輝崇禎時終南京督儲尚書心一終刑部侍郎鳴起終南京石都御史

王允成字述文澤州人萬曆中舉於鄉除獲鹿知縣以治行異等徵授南京御史時甲科勢重乙科多卑下之允成體貌魁梧才氣颯發欲凌甲科出其上首疏論遼左失事諸臣請正刑辟熹宗卽位廷臣方爭論梃擊移宮事而帝降兩諭罪選侍因言移宮後相安狀大學士方從哲封還上諭允成陳保治十事申言張差闖宮說者謂瘋癲青宮豈發瘋之地龐保劉成豈竝瘋之人言念及此可爲寒心今鄭氏四十年之恩威猶在卯翼心腹寔繁有徒陛下當思所以防之比者聖諭多從中出當則開煬竈之端不當而臣下爭執必成反汗之勢孰若事無大小盡歸內閣至元輔方從哲屢劾不去陛下於選侍移宮後發一敕諭不過如常人表明心跡耳從哲輒封還夫封后之命都督之命貶謫周朝瑞之命何皆不封還司馬昭之心路人知之矣姚宗文闕視遼左與熊廷弼相失歸而鼓同列攻之允成惡其奸再疏論列天啓元年疏請卹先朝直臣列楊天民等三十六人

以上帝納之俄陳任輔弼擇經畧慎中樞專大帥更戎
政嚴賞罰數事末言方今最可慮者陛下孤立禁中先
朝怙權恃寵諸奄與今日左右近習互相忌嫉恐乘機
肆毒彼此相戕夫防護禁庭責在內閣及司禮務令潛
消默化俾聖躬與皇弟竝得高枕無憂斯爲根本至計
時躋其言已劾刑部尚書黃克纘倡言保護選侍貽誤
賈繼春又曲庇盜寶內侍至辨御史焦源溥綱常一疏
刺謬特甚已極論內降及留中之害末復規切閣部大
臣忤旨停俸給事中毛士龍劾府丞邵輔忠允成亦偕
同官李希孔斥輔忠已極言綱紀廢弛請戒姑息破因
循指斥時事甚悉當是時中貴劉朝魏進忠與乳媪客
氏相倚爲奸允成抗疏歷數其罪畧言內廷顧命之璫
犬食其餘不蒙帷蓋之澤外廷顧命之老中旨趣出立
見田里之收以小馬爲馳騁之費誰啓盤於遊田之漸
以大臣爲釋忿之地誰啓拂其耆長之心劉朝輩初亦
不預外事自沈淮邵輔忠導之遂恣肆無忌浸假而王
心一倪思輝朱欽相斥矣浸假而司空用陪推矣浸假
而中旨用考官矣是易置大臣之權在二豎也近者弄
權愈甚逐大臣如振落王紀滿朝薦竝削職爲編氓是
驅除大臣之權在二豎也科臣遷改自有定敘給假推

陞往例皆然乃惡周朝瑞之正直忽有不許推用之旨是轉遷百官之權在二豎也秦藩以小宗繼大宗諸子不得封郡王祖制昭然乃部科爭之不獲相繼而去是進退諸藩之權在二豎也招權納賄作福作威二豎弄權於外客氏主謀於中王振劉瑾之禍將復見今日疏入進忠輩切齒允成復特疏論秦府濫恩之謬帝終不省三年六月允成又劾進忠進忠益恨明年趙南星爲吏部知允成賢調之於北未幾南星被逐御史張訥劾南星調允成非法遂除名後給事中陳維新復劾允成貪險詔撫按提問坐以贓私莊烈帝嗣位以允成嘗請保護皇弟識其名召復故官未幾卒當天啓初東林方盛其主張聯絡者率在言路允成居南與北相應和時貴多畏其鋒然諤諤敢言屢犯近倖其風采足重云李希孔字子鑄三水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擢南京御史給事中姚宗文閱遼東軍排經畧熊廷弼希孔連疏劾之已又糾宗文阻抑考選以令旨二字抗言繳還遇先帝非常之德泰昌元年冬陳時政七事天啓改元與允成劾部轉忠已請宥言官倪思輝朱欽相王心一三年上折邪議以定兩朝實錄疏言昔鄭氏謀危國本而左袒之者莫彰著於三王竝封之事今秉筆

者不謂非也且推其功至與陳平狄仁傑竝此其說不可解也當時竝封未有旨輔臣王錫爵蓋先有密疏請也迨旨下禮部而王如堅朱維京涂一臻王學會岳元聲顧允成于孔兼等苦口力爭又共責讓錫爵於朝房於是錫爵始知大義之不可違而天下之不我予隨上疏檢舉而封事停也假令如堅等不死爭不責讓將竝封之事遂以定而子以母貴之說且徐邀定策國老之勛而乃飾之曰旋命旋引咎事遂以止嗟乎此可爲錫爵諱乎哉且聞錫爵語人曰王給事中遺悔否以故事關國本諸臣稿項黃馘終錫爵世不復起不知前代之安劉復唐者誰阨王陵使之不見天日乎曾剪除張柬之桓彥範等五人而令齋志以反乎臣所以折邪議者一也其次莫彰於張差闖宮之事而秉筆者猶謂無罪也且輕其事而列王大臣貫高事爲辭此其說又不可解也王大臣之徒手而闖至乾清宮門也馮保怨舊輔高拱置刃其袖挾使供之非實事也張差之挺誰授之而誰使之乎貫高身無完膚而詞不及張敖故漢高得釋敖不問可與張差之事造謀主使口招歷歷者比乎昔寬處之以全倫今直筆之以存實以戒後自兩不相妨而奈之何欲諱之且諱之以爲君父隱可也爲亂賊

輩隱則何爲臣所以折邪議者二也至封后遺詔自古
未有帝崩立后者此不過貴妃私人謀假母后之尊以
弭罪狀故稱遺詔以要必行奈何猶稱先志重誣神祖
而陰爲阿附傳封者開一面也臣所以折邪議者三也
先帝之令德考終自不宜謂因藥致崩被不美之名而
當時在內視病者烏可於積勞積虛之後投攻剋之劑
羣議洶洶方蓄疑慮變之深而遽值先帝升遐又適有
下藥之事安得不痛之恨之疾首頓足而深望之乃討
奸者憤激而甚其詞庇奸者借題以逸其罰君父何人
臣子可以僥倖而嘗試乎臣所以折邪議者四也先帝
之繼神廟棄羣臣也兩月之內鼎湖再號陛下孑然一
身怙恃無託宮禁深闕狐鼠實繁其於杜漸防微自不
得不倍加嚴慎卽不然而以新天子儼然避正殿讓一
先朝宮嬪萬世而下謂如何國體此楊漣等諸臣所以
權衡輕重亟以移宮請也宮已移矣漣等之心事畢矣
本未嘗居以爲功何至反以爲罪而禁錮之擯逐之是
誠何心卽選侍久侍先帝生育公主諸臣未必不力請
於陛下加之恩禮今陛下旣安選侍又未嘗不安有何
冤抑而汲汲皇皇爲無病之沈吟臣所以折邪議者五
也抑猶有未盡者神祖與先帝所以處父子骨肉之際

仁義孝慈本無可以置喙卽當年母愛子抱外議誼諱然雖有城社媒孽之奸卒不以易祖訓立長之序則愈足見神祖之明聖與先帝之大孝何足諱何必諱又何可諱若謂言及鄭氏之過便傷神祖之明則我朝仁廟監國危疑何嘗爲成祖之累而當時史臣直勒之汗青竝未聞有嫌疑之避也何獨至今而立此一說巧爲奸人脫卸使昔日不能寘之罪今日不容著之書何可訓也今史局開公道明而坐視奸輩陰謀辨言亂義將令三綱紊九法滅天下止知有私交而不知有君父乞特敕纂修諸臣據事直書無疑無隱則繼述大孝過於武

周而世道人心攸賴之矣詔付史館參酌然其後卒不能改也已又請出客氏於外請誅崔文昇忌者甚衆指爲東林黨未幾卒官故不與璫禍毛士龍字伯高宜興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杭州推官熹宗卽位擢刑科給事中首劾姚宗文閱視乖張楊漣去國抗疏請留天啓改元正月疏論三案力言孫慎行陸夢龍陸大受何士晉馬德澧王之寀楊漣等有功社稷而魏浚輩醜正害直之罪帝是之李選侍之移宮也其內豎劉朝田詔劉進忠等五人以盜費下刑部獄尚書黃克纘庇之數稱其寃帝不從論死是年五月王安罷魏進忠用事

等進重賂令其下李文盛等上疏鳴冤進忠卽傳旨貸
死大學士劉一燝等執奏者再旨下刑科士龍抄參者
三旨幾中寢克纘乃陳其冤狀而請付之熱審進忠不
從傳旨立釋士龍憤劾克纘阿旨執法不可爲大臣且
數朝等罪甚悉由是進忠及諸奄銜士龍次骨進忠廣
開告密誣天津廢將陳天爵交通李承芳逮其一家五
十餘人下詔獄士龍卽劾錦衣駱思恭及誣告者罪進
忠憾張后抑已誣爲死囚孫二所出布散流言士龍請
究治妖言奸黨并主使逆徒進忠益憾至九月士龍劾
順天府丞邵輔忠奸貪希孔允成亦劾之輔忠大懼朝
等因誘以超擢令攻士龍輔忠遂訂士龍官杭州時盜
庫納妓進忠從中下其疏尚書周嘉謨等言兩人所訐
風聞請寬貸進忠不從削士龍籍輔忠落職閒住進忠
後易名忠賢顯盜國柄恨士龍未已四年冬令其私人
張訥劾之再命削籍明年三月入之汪文言獄詞謂納
李三才賄三千謀起南京吏部下撫按提訊追贓遣戍
平陽衛已而輔忠起用驟遷兵部侍郎六年十二月御
史劉徽復撫輔忠前奏劾士龍納訪犯萬金下法司逮
治士龍知忠賢必殺己夜中踰牆遁其妾不知也謂有
司殺之被髮號泣於道有司無如之何士龍乃潛至家

載妻子浮太湖以免莊烈帝嗣位忠賢伏誅朝士爲士
龍稱冤詔盡赦其罪士龍始詣闕謝恩且陳被陷之故
帝憐之命復官致仕竟不召用至崇禎十四年里人周
延儒再相始起漕儲副使督蘇松諸郡糧明年冬入爲
太僕少卿又明年春擢左僉都御史時左都御史李邦
華副都御史惠世揚皆未至士龍獨掌院事帝嘗語輔
臣往例御史巡方類微服訪民間近高牙大燾氣凌巡
撫且公署前後皆通寶納賄每奉使富可敵國宜重懲
士龍聞劾逮福建巡按李嗣京十月謝病歸國變後卒
贊曰滿朝薦健令也出死力以流兇鋒幽深牢而弗悔
及躋言路益發憤時事庶幾彊上不反者歟江秉謙侯
震暘之論經撫李希孔之論三本皆切中事理王允成
直攻劉朝魏進忠而不與楊左副黃諸人同難毛士龍
顧以謫免蓋忠賢殺人皆成於爾闕邪黨彼其甘心善
類授之刃而假手焉且加功者非直浮於忠賢已

明史卷二百四十六

明史卷二百四十六終



明史卷一百四十一
列傳

